

萧伯纳过沪谈话记

镜 涵

记者按：本文手稿曾经孙中山夫人审阅，所载孙夫人谈话部分，皆经孙夫人手订无讹。

—

以诙谐隽永称霸世界文坛的大戏剧家萧伯纳于2月17日乘不列颠皇后轮过沪，仅留一日，原轮北上。萧氏于离香港时曾电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女士云将造访。夫人曰以萧氏年老初次来华，特偕两友乘小轮至吴淞登不列颠皇后轮往访，萧谓，过沪本无意登岸，仅欲一晤孙夫人。今既得见，便拟留船休息。继谓：“苟能避免嚣烦，亦愿登岸一行。”故小轮改泊杨树浦码头。是日午餐及下午招待新闻记者均在孙宅。小轮往来约四小时，萧氏健谈，语妙天下，所涉范围尤广。此篇所载，仅就记忆所及，问答语气，力求近似，以期不失原意。

谈话始于皇后轮早餐室。

萧氏：请问中国对日本的侵略有什么准备？

孙夫人：差不多没有，北方的军队仅有陈旧的军械与军火。南京政府把最好的军队最好的军械军火，用来抵抗中国的农工，

近出版的书中。

一友问：你读过高尔基的《四十年》吗？

萧氏：没有。

某君：这是一部三本的小说，叙述革命前40年中俄国知识界的思想与生活，叙述他们生活的极端无聊与永远不了的哲学幻想——像一只狗追逐自己的尾巴，这部著作太长——充满了无用的讨论与细节——但是恰像当时知识界的议论。

萧氏：那时候，书都太长：没有少过三卷的。

某友：高尔基《四十年》中的人物使我联想到你的《碎心之屋》。

萧氏：是，这是根据俄国模型写的！

某友：我爱那老船长萧脱弗！

萧氏带了诙谐的笑容，开始他的回忆：“你一定想不到我从哪里找到这种角色，有一天一个欢喜说话的女伶朋友告诉我关于他的老父的故事，一个不信教的航海船长，常常往来于西印度，他既老又病，医生说他不久要死，他的女儿受了牧师的劝告来为他准备后事，他们不愿意拿他就要死的消息告诉他，但是终于向

志来跟我要稿，我没有，就把这手稿给他们。社会主义的刊物总是稿子缺乏的……我少时由投稿的经验，学得一种见识，就是守旧派的报纸肯刊印社会主义的报所不敢刊印的文稿。社会主义的报，常顾虑到被人封禁，守旧派的报倒没有这层顾虑。我记得一位编者删去我投稿的一大部分——自然是最精彩的部分。我问他什么理由，而他回答：你是不是以为我们的报是要宣传社会主义？

孙夫人：中国的情形更坏了。言论机关非常驯服的。国民党所发新闻，说我是中央委员，或是说我说这样，我说那样，或是说我跟反动军阀同行，或是我是在这个委员会，在那个委员会。我否认时，他们命令报纸不许登载。

萧的眼睛，变成两条讥讽的细线：“自然他们一定是这样做的。他们当不起让人家知道你的主张。你瞧，比方现在报上说我，萧伯纳杀死岳母，这便是新闻好材料，是不是？但是如果我否认起来，说他们撒谎，而声明我在此地安然同我岳母吃早餐，他们不认为这是新闻好材料……请告诉我，孙夫人，你在国民党的地位如何？

萧：你得承认从有戏剧以来，我的剧中女人最先能活跃地、有人性地出现于戏台上，不是吗？

“是的，不错。”

萧：我在苏俄有过一次经验。在苏俄时，我已看惯了自己工作供养自己的妇女——有专行的妇女，劳工的妇女，各种努力正经的妇女。但是我过境到波兰时，我又看见粉黛妖艳的女人——打扮给人家看的女人，你明白。喝！我几乎要喊巡警！

八

大家谈到赫理斯，即萧传的作者。

萧：赫理斯老是对人讲，说他有一天看见我挨饿坐他在的台阶，而把我抬举起来。我老听这话，听厌了，有一次就写一篇文章，寄到纽约给他登载于他所编的 *Persons* 杂志。在这篇文章，我说我，一个天下驰名的富翁，一天坐在我的书房，正向窗外窥望时，看见一个形容枯槁的矮汉在雨中立在我的门前台阶。我开门让他进来——那人就是赫理斯。那篇文章内容是这样的。但是

余离开上海后，再作答复，因为在此地说话，似乎不甚安全也。时另一记者质询萧氏，谓此种答复，对于中国，殊少帮助。萧氏至时乃详为解释。亦曾言及资本主义之崩溃，马克思主义之精神，及苏维埃俄罗斯革命之方法等，畅谈不已。

► **述革命方法** 萧氏对一问题，既经开始，即畅论不已，故由上述弱小民族之出路问题，乃不觉谈及革命方法问题，萧氏曰，余过香港时，曾嘱学生革命，但请勿误会，余非劝令学生至街上殴打警察，当警察持棍到场镇压时，其最妥善之方法，即为奔逃，且须尽速奔逃，以免头破血流，切不必与警察对峙，盖警察似强盗手中之手枪，吾人遇盗时，决不愿与手枪对抗，但欲打倒彼持枪之人，此须用组织计划而不可蛮挺也。（与巡警殴打，此无政府主义，非共产主义也。共产主义乃有计划有组织的建设新的经济生活）即各工人为要求待遇而罢工，其结果亦必冻饿，余以社会主义之立场，反对罢工，惟在今日之环境中，此项手段，有时亦不得不采取耳。

赌博之于穷人，犹之财产之于富人；都是无中生有。为此所以牧师们始终不敢公然反对。

留住他人应得的夸奖，怕的是受奖人因而自满，其不诚实犹之扣住一笔应付的债，怕的是你债主因而滥花钱。

你若然常在梦境里讨生活，你可以得到些梦里的妙趣；若然常在事实里讨生活，你就会沾染到事实的蛮味。我希望能够发现一个地方，那边事实不尽是蛮，梦境不尽是幻。

不到30岁的人，只要稍为知道些现在社会的状况，而不是一个革命者，他定是劣等。

不要拿你愿意他人待你的待人。他们的口味也许不同。

能行的只是做；不能行的只是教。

总要想办法使你的恭维像水晶一样透明；因为真恭维的地方就在你以为那个人是值得恭维的。

死不碍事，怕死碍事。杀与死都不足以辱；卑污的生活，和接受耻辱的工资与利益，方是辱。宁可十个平等的人死。不愿一个奴隶式的生活。

再不要抵抗引诱：什么都得证实，只要抓紧什么是真好的。

对你同类最大的罪孽，不是恨，而是漠不相关；那是“不人道”的元素。

单是宣传说所有的人天生自由的，而同时否认他们是人生善的，没有用。只要保证人的善，他的自由就没有错儿。

（选自《晨报》副刊第七二、七六号）

又出了《不快意的戏剧》三卷，英国戏剧界方才大放光彩。

萧伯纳反抗浪漫派。他的作品虽有人说他有些像浪漫，但他却不是堕落的浪漫。

他所讲的恋爱，不是痴情，是使人不得不恋爱的生命力。他说人为生命力所压迫才恋爱的。

（编者注：本文为1923年徐志摩先生在南开大学暑期学校所讲《近代英文文学》中的第九讲，由赵景深记录。赵景深当时是一个文学团体绿波社的社员，也报名入学听讲，这篇记录稿后收入他所编的《近代文学丛谈》一书内，上海新文化书社1925年11月出版。）

欢迎萧伯纳

林 一

在去年的美国《新群众》（*New Masses*）杂志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一张漫画，从苏联回国后的伯纳萧，手扭住了欧美资本

自1883年至1888年，萧伯纳还在当新闻记者，先作新书批评，继之担任美术批评栏，但都是艰苦的工作。而这时候他在过社会主义者的生活，艺术的表现不过是余技而已。他自青年时代以至现在白发的老年，不曾过过一次文人生活，年轻时虽曾出席过文学的研究会，但从没有加入文士集团。他曾以此自夸，他说他一身虽干过许多杂事，但决不像许多文人样，以甜蜜的艺术的果子养身，过梦想的生活。总之，他的生活是在艺术中求实行，在实行中求艺术，而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话，在他看来简直是一种梦话；生活的艺术，人道的艺术，除此以外，艺术在他是没有用的。尤其是年轻时这种倾向非常强，因此他觉得站在讲坛上做一个社会问题的论客实在比写美术与新书的批评，要有趣得多。

但至1888年当了音乐记者之后，社会主义的演说只限于在星期日，握笔的机会便多了。他在孩童时，曾在音乐的空气中过活，并会弹钢琴，所以他对于音乐颇有自信。这工作他继续到1894年。这时期他有了机会研究瓦格纳。乞斯顿曾说：“萧伯纳很钦服音乐家瓦格纳。那是因为瓦格纳是不是用言语说话的。瓦格纳若使不是一个音乐家而是一个普通人，恐怕萧伯纳

便要和他起争论了。”萧伯纳之为音乐批评家，完全是个“瓦格纳党”，他对于瓦格纳的音乐中之革命的音声，不惜加以精到且痛烈的赞辞。他对于莫扎特、贝多芬、门德尔松也发表了真挚的鉴赏。

自1894年至1898年，他为礼拜六评论社之评剧记者，打破了迟钝与讽刺的残骸样的19世纪的沉默，使人听到剧坛上真挚且激烈的论战，他拿起了战车与喇叭，决心以战车为神圣的战车，以喇叭为正义的喇叭，而显示了为音乐记者以上的才能。他那时候所作的重要论文，都收在那两卷题为《戏曲论集》（*Dramatic Opinions and Essays*）中。他的兴味大半在于莎士比亚与易卜生，他赞扬后者，而责贬前者，其理由是因为后者有思想，前者却缺乏思想。爱利萨朝的诗人唯一有表现一项可贵，但其表现虽伟大，因思想贫乏，所以不免空虚。据萧伯纳的意见，英国人并不是真能赞赏莎士比亚的人种，而只能做到相信莎士比亚的人种。即在英国人，莎士比亚是一个神明，是向之祈求的一种物体，实则萧伯纳之对莎士比亚挑战的态度，还是爱尔兰人的革命的态度，即追求真正崭新的东西，憎恶压制

的艺术品都不是有趣的东西，所以萧伯纳虽则把他的剧本分为快意的与不快意的两种，但这两篇都不是快意的作品。同时就真理都是不快意的这意义上说来，这两篇实在可以说是不快意的作品。但是我们应得注意：这两篇却是作者的典型的佳作，与表现根本的恐怖的作品。

过后他几乎每年都有新剧本上演与出版，其最著名的如《恶魔的弟子》（*The Devils Disciple*, 1901），《恺撒与克利奥特刺》（*Caesar and Cleopatra*, 1901），《人与超人》（*Man and Superman*, 1903），《医生的难关》（*The Doctors Dilemma*, 1911），《结婚》（*Getting Married*, 1911），《归于麦条舍厄尔》（*Back to Methuselah*, 1921），《圣佐安》（*Saint Joan*, 1923）。他的剧本即是他的批评。他以睿智的洞察力，观察解剖且暴露现代生活之极底，要把社会从沉滞腐败之中解救出来，而以机智、辣语、讽刺来刺戟群众，使之自觉。

他又排斥自希腊以来的使喜剧与悲剧对立的习惯，放弃由人生与运命的关系而区别悲剧与喜剧的想法，他由他一贯的思想，将增强生命之力的称为喜剧，反之则称为悲剧而加以排斥。

他自觉为喜剧作家是他的光荣。而他所写的剧本，都是由这见解出发的人生观照，文明批判。

（原载《社会与教育》第一一六期）

萧伯纳的幽默

韬 奋

英国的当代文豪萧伯纳氏（George Bernard Shaw）最近环游世界，听说可于这几天到上海，大概记者这篇短文和读者诸友见面的时候，这位白发皓髯精神矍铄的萧老先生已到了中国。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的有声有色的著作都是在揭发暴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矛盾腐败黑暗，在我国所谓“有力量的人”尚彷徨于歧途中的时候，这位老先生到中国来走走，我们当然尤其表示欢迎。他今年77岁了，不但思想和他的年龄成反比例，就是他的精神的“老当益壮”，也足以振作振作我国人里面年未老而先

如洗，萧氏早孤，全恃寡母抚养成人，15岁就弃学就商，廿岁到伦敦，最初三年，常在商店里替人记记账簿，抄抄货单，所以他后来说笑话，说他的“较早的作品”是在账簿和货单里面！但他同时却无时不在那里梦想要作一种小说。于是在1879年，他鼓着勇气大胆地写他的第一种小说。他作完之后，即名为《未成熟》，但是卖不出，从来没有出版过。他不为胆怯，又在纸的反面作第二种小说，名《无理性的结》，但是他当时的著作，各出版家连看都不要看！可是他丝毫不为胆怯，又继续作了三种小说。萧氏自己后来说起这五种最初作品的时候，他说：“我总记得最初的五种作品是几包很重的黄包纸，常常由出版家陆续寄还我……我总记得当时要想把寄回来的稿子再寄与其他的出版家去试试看，六便士的寄费就很费一番筹措的工夫。”这种情形，在事后追想，在我们旁人听来，固然是颇饶“幽默”，可在当时的萧氏未必觉得有什么十分的幽默吧。但他不至气死，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克服困难，却仍靠他的幽默的精神。

（原载《生活周刊》，第八卷第七期）

欢迎伯纳萧

李 翼

英国文坛的老大家，伯纳萧已经来沪了，关于这位老战士的来华，我们表示着万分的欢迎。

萧是生长在老大帝国主义国家的英吉利，他已经有77岁的高龄，他是从19世纪到20世纪，但是他绝对不像邓南遮的歌颂着法西斯蒂的威力；他也不像高尔斯华绥一样，对于时代乃至于政治的“冷淡”。自然，萧过去曾经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但是当他目睹了社会主义的国家的五年计划的成功，以及全世界经济危机的深刻，他就意识到未来的世界，是必然的属于革命的建设者和生产者，所以他从苏联回到英国时，回答专门发问“苏联坏到怎样”的新闻记者，是非常有力的两句话：“我只看见好的地方，没有去找坏处！”这两句话，不但揭穿了大不列颠绅士们的污蔑苏联的谣言，同时更给关心着苏联情形的劳苦群众一个忠实的情报。

不但如此，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强占了东三省。进攻上海，强占榆关，这轰天的大炮声，不但轰起了全中国乃至于全世界劳苦大众反帝的高潮；同时更轰动了这位老作家的心，他于是就到东方来实地观察帝国主义的强暴，和反帝大众的雄

路)世界学院开去。我看时表,是2点35分。

在世界学院一间精致的小厅里,已经有十几位男女在那里恭候。大半都是世界笔会中国支会的会员,有戴眼镜穿马褂的蔡元培,团圆面孔静如好女子般的梅兰芳,胡髭像刺猬般的鲁迅,还有叶公绰、杨杏佛、林语堂、张歆海、谢寿康、邵洵美,以及其他与政治文艺都有关系的名媛与要人。

洪深真是一个热心的导演,他忙着要把这一群的男女临时支配成一个舞台场面,他请萧老头儿坐下来,但是这一个可爱的老头儿,不知是要学习中国礼貌呢还是要表现他的不老的精神,仍旧像一尊石像般兀立在中间,大衣也不脱卸,便和来宾一一握手行接见礼。

不懂中国话的伯纳萧先生,和不会说英国话的梅兰芳,彼此相见了。萧老头儿劈头第一句,并不说久仰岂敢一类的客套,他在白胡髭下露着笑容说:

“我们都是同样的人物吓!”

他这一句话,无非是说梅兰芳是一个做戏的,他是编戏的,彼此都是舞台的人物。但是此老颇有矜夸他和梅兰芳都是所谓

世界名人的意味。梅兰芳，自然极客气地说了许多景仰和不胜荣幸一类的答词。

常被人家用许多问题诘问的萧老头儿，他乘梅兰芳还没有提出请教一类的话前，先下手为强，他便问道：

“我有一件事，不很明白。我是一个写剧本的人，知道舞台上做戏的时候，观众是需要静听的，为什么中国的剧场反喜欢把大锣大鼓大打大擂起来，难道中国的观众是喜欢在热闹中听戏吗？若使叫英国的小孩子听了，一定会发惊疯的。”

梅兰芳很和婉地回答道：“中国戏也有静的，譬如昆剧，从头到底是不用锣鼓的。”

萧老头儿被强迫坐了下来，大家都静穆地围着要求他讲演，他仍旧穿着一件灰色的大衣，突然从皮椅子上站了起来，照例说了一声：

“小姐和君子们请了……”

他接着用演说者应有的声调说了一大套表示他不愿意也不预备在上海作什么演讲。他说：“我到这里来，好像是动物园中的一件陈列品，你们既已经都看见了，我想也不须再多说话了。”

许慈爱泪也，伏希珍重。翁照垣谨上。

（原载《申报》，1933年2月18日）

飞游长城

慧 珠

“飞游长城”，是一种多么壮观的快事！

萧伯纳在离开英国以前曾经说过：“赴华后，将飞游长城。”

但是为预料所不及！1月3日榆关失守，关山沦陷！渴望的东方历史文化上伟大壮观的天下第一关，第一关的匾额，却已经送到东京去陈列！

“事与愿违！”失望之至！不敢再作豪想！

事实迥乎在逆料之外！一夜间沈阳陷落，一月间败退锦州：榆关失守，平津已朝不保夕！或者因“战略关系”会退守到黄河以南！

但是既到了东方，多少总有一线希望，“不愿华北战事阻我